




書名後漢書 (第伍) 陸 冊) 共拾肆冊 壹字

檢查者 史錫水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蝶裝
卷數	傳十一至十九 十八分上下
葉數	柒拾叁內有空白壹葉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陸寸陸分廣壹尺壹寸叁分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各篇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闕刊工姓名
印章	前後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此冊八上卷原脫僅存七葉下卷以一葉十九較多驚微負慎樹波署謀玄均缺羊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列傳卷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栢譚 馮衍 子豹

栢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

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

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善鼓

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

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好古

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著倡樂倡俳

也優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

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

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

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

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寤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

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

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
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
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
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
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
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
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
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
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傳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全於
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
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
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
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
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
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
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
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

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

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

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

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

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

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

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

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

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

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昔董

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

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

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諷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
以誼為長沙太傅晁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
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
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胥斬錯見前書

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
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
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
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
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
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
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
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
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
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
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
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
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
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
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

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

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

也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

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

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

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

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恭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

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茲吏得因緣為市

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

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

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別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

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猶方

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

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

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

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

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

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註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識記以誤人主

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

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

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辟猶卜數隻

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

詳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眾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

記曰無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

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堯鑿也今聖朝興復祖

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
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
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
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
莫知與之爲取言先就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
固與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
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
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

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

詔會議靈臺所處揚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

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

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

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

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

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

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體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
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或十四述策十
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
下東觀記曰允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
二十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

冢鄉里以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

父奉世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

徙杜陵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閩內侯座生衍華

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

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不肯

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

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

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

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

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

者權之所貴也

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
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

也義者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

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

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鞏晉御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

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卻克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

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

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

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

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

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

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

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詞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

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為勇者

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

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僅

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

陽縣南推音力也孟賁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

追反謂擊之也孟賁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將軍之先為漢

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孟賁將軍之先為漢

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新室之興英俊不附

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

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

從之詩小雅曰維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

所欲之天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都鎮

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

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

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

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

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功敗名喪耻及先祖

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

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

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

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哲名也商鞅謂秦孝公

見於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

未萌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

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

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

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

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後

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

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衍乃亡

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

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

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願

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

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

日萬幾。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

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

永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

說。禹之詞非勸鮑永之。是故君臣兩興功名

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

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

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

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

羌龍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

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太守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

死者十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

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

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擘未解兵連不息擘謂相連引也刑

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市賦歛愈重

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

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

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灾異蜂起

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

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駘蹈也今此為駘

古字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

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

怨怒僅猶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

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嘔血昆陽長驅武

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晞王

臣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揮臣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畢等乃開武關

始迎更 雷震四海席卷天下 席卷言無餘也 攘除禍

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

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此上二包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 天下

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

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

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

掠逆倫絕理 倫亦理也 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

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洗 草

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 冤結失望無所歸

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

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

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

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

徒約束修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

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

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

甫謂尹吉甫也皆同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

攘其蝥賊

蝥賊食禾稼蟲名論

也蝥音牟

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

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且衍聞之兵久則

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

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

而大將軍所部不

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

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

東帶名關北逼彊胡

并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

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

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

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

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

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

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

審得其

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

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士發屯

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
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
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
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
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
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
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
吳起魏文侯將並
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
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

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

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

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
置偏裨將五人也

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
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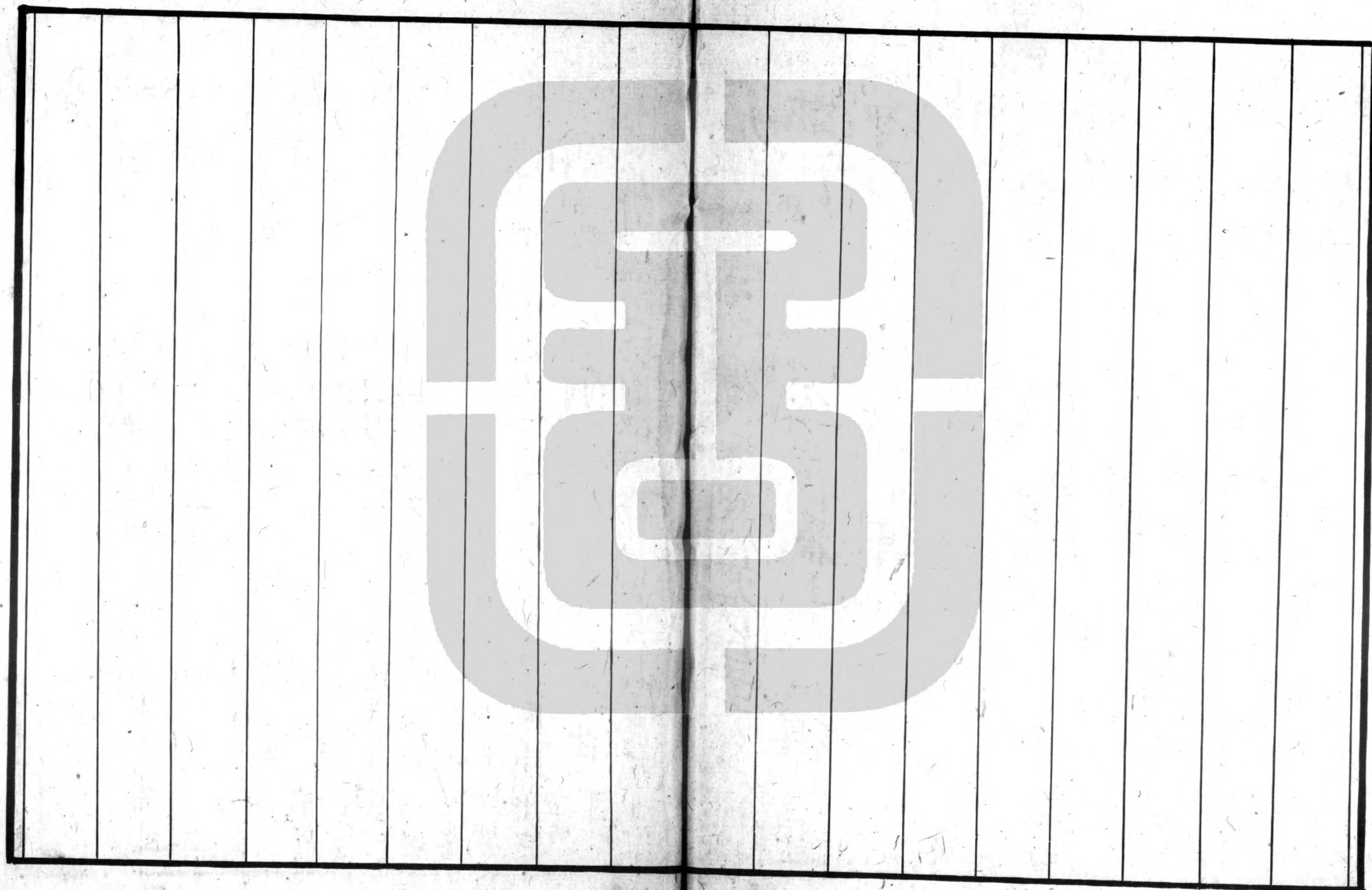
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

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

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
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

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驛馬即拜為



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擊

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

以曲戟不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天崔杼弑

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

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

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

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

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

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

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

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黃矣崔子

遂釋謝息守邾脅以晉魯不喪其邑左傳

孟孫

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邾

邑晉人來理把田季孫將以邾邑與之謝息不可曰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

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

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

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由是言之內無

鉤頭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

邑萊山故言無桃

萊之利也但為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

為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集又作棗

或改作乘展轉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

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

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

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田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間丘奔

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言大夫竊牟妻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

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

鮑尚書同情勳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

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

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紆緩音舒上不損剖

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

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

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其

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

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

時往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

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栢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

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

作難晏子無罪

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亦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悅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君而君過而不悅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是陷於終身之惡

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過為二塗而已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

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

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

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

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

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

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

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

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

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

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

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

已定三輔謂鄧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

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也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詞天下存亡誠云命

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

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

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

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

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

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

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

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謂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

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

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而河東

畔國兵不入彘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

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

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背畔赤眉害主未見

兼行倍道之赴世墨翟累爾救宋申包胥重

朕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

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

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

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

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

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

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北也求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

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

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

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縣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

西涅音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

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

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

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

昔者韓信將軍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

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

為飲器君長街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

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

志天之所壞人不能友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嘍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自是與邑有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

東觀

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天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

帝怨衍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

謂說下懷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

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爲郎中丁

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

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

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首徒了反夫天命

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

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誅

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

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

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

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

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

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

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

舊志曰豐字偉防大山南武陽人也護等懼之即

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

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

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

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

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

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慤論義周

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

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貴方
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
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
擇除官屬行不自量願疾白以衍備門衛
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
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
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冀復
何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
恨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
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
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
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為無汗馬之勞猥
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
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
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復
淫肌膏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
送妻子還淄縣遭兩逢暑以七月還至陽
武聞詔補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
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
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
遭雨又疾以太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
馬之惠藉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
以效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
忠效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
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上

馮衍列傳第十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

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

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

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

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尚

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

仲舒言道德見如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

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

仲舒可使西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

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

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

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

下無馮唐之說之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

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

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行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

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而臣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

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

求時之利

回邪也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

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

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

業之

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

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

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

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

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

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

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

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壠畝之

臣無望高關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

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

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

石老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

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

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誠子書曰聖

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

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

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抄小之禮蕩佚

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

顧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倣儻

卓異喟然長嘆自傷不遭遭遇久棲遲於小官

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偃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

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

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水故言伐冰也韓詩

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

入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

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

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

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

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

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

之灾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

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

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上太

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

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

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

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豐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鄠鄠

二水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秦之

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

縣南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孝子

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咸生未

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

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為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

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

穆無列

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

年衰歲

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

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

傳赤松子神農時兩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

上隴阪陟高

岡游精宇宙流日

八

絃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絃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

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彙八彙之外乃有八絃也歷觀九州山川之

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

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

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

意

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

乃作賦

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

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也楚詞曰

獻歲發春兮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

之汨行貌楚詞曰汨吾南征汨音干筆反

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

軔車木也將行故發之

行故發之

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

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

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棄衡石

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

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

兮親靈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

人之所熹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

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邈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

行如此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

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泛

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

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

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

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

省察不慙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

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

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

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薄

夫憂心傷已不逢堯舜也薄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

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

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

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

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

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

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起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

陟九峻而臨峩山辟兮聽涇渭之波聲峩山辟一

名峩我在今三原縣北峩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顧鴻門而歔歔兮

哀吾孤之孑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

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

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疾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齎恨入冥言

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

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沈瀾

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

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

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恐恨之深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繼

飭躬自勵又恐殃禍至再所 瞰太行之嵯峩兮

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 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

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街之

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

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川上

黨縣西街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覽

見舊都者也嵯峩高 歲忽忽而日邁兮壽舟

大貌崢嶸深邃貌 其不與取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

處與猶待也楚詞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舟舟

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鈞

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

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

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

王記曰伊摯豐下兗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

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

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

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 韓

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

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盧天下之壯大也淮南子曰騏驥而求千里所

能識也識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

協韻音志 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甲賤也

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士一曰山林二曰

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

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

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

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

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一

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

也周易曰神農氏斷木為耜楛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

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

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

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

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

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

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

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

也迹陟隴山以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

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隴猶遙也古字

地遠之覽河華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

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

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年用

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

去疾皆術之先故遠懷憤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

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濟而上

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

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術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

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
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

燕齊之 日吾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

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都金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

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

都壽春今壽州也馳中夏而

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

心幅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幅憶猶鬱結也紛紜猶亂也

及普逼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

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

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

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

蕩蕩則化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

唯堯舜之煥乎其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

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并日夜而幽思兮

終怵憚而洞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

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詞云心怵憚而懷感廣蒼

云怵憚禍福未定也怵音丑加反憚音丑制

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

也史記曰虛揚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

謀有謀疏通故欲與事以論事訊夏啓於甘澤

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

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興有

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

野在今鄆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

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

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

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

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思唐虞之晏

晏兮揖稷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

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

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

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

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焉

昔三后之純粹

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

紂於牧野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灾禍湯

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業

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

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

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

今衛

州也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豐州功

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

都京兆杜

豐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

楊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

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揚子見塗路而哭

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

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歧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

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薛夫

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官如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捃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公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怨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切之功也

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澳梁周室衰微七國

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澳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澳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澳梁澳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

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

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殺其君其罪大矣計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對陳聘謂問之也時雖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

公傳曰晉荀息請以屈庸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
假道於虞以滅
還遂襲虞滅之

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

儀

犁鋤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
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

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
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
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他日君出必
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
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
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
曰吾之不遇魯侯天已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愬
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

呂忱音仕眷友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蓋亦
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
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
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改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
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
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
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
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
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
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公立事
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
兵革之濱游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

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濱漸也孫武吳王闔
廬將也善用兵越絕

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故謂
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

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 **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 **幽張儀**

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

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

澄德化之陵遲 **烈刑罰之峭峻**

亦通 **燔商鞅之法術** **方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頹替也澄猶

清也烈慘也商鞅好公孫世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

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

思並見 **誚始皇之跋扈** **方投李斯於四裔**

史記 **滅先王之法** **則方禍漫淫而弘大** 誚貴也跋扈猶彊梁

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

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

制中 **方矯二主之驕奢** **饒女齊於絳臺** **方**

必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饒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

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於

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
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旅舉楚
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
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淑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
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
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
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
二或
搗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衰

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搗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

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可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

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

烏萌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

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撫捨也鄭僑鄭大夫公孫

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有劉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曠曠其將暮

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

不知路之南北

曠曠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反行迷

之未 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

也楚詞曰駟玉蚪以乘駃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
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蚪相伴猶道遷也伯夷
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楊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
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
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
務光辭相伴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
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
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
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
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
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豈行無留吾
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躑躅也
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
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意斟斟而不澹兮俟回

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

黍軻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

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斟斟猶遲疑也
澹定也俟待也

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

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
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

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
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潁水涯也堪音市林反或作堪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

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
故字乃欲尋覽

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
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

則為仁義禮智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攀白虎於金山

鑿巖殿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

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

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

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

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

衍既反故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

又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

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比若是芝不宜重說

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

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

芬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

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

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章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

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高吾冠之岌岌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

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己懷

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

傳曰白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大極仙卿弟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

安樂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
大夫弟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
明洞澈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弟四名夜光芝
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同一室
服一株為太清仙官弟五名曰捷六枳而為籬
玉芝刻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

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籬字廷除皆樹芬芳卉木

籬與薜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
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

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

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
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

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
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

符離一名為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薜蕪術路也擯射干雜薜蕪兮構

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

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忽而莫貴非

惜身之培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擯聚也射干

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
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

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云
煌煌扈扈照耀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恍忽

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培軻而留滯王逸曰培軻不遇
也衍被擯丘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而零

落也夷音協韻媚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

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

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

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

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

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

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

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

存神 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臭也善人之所寶又曰

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兵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

鎮協韻竹人反聞音閑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

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以至人之髣髴蓋隱

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

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

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

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

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離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

精窮樓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起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 惟吾志之所

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

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後

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顯宗即

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

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兒

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衍

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

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

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

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其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

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妾生首尾無罪無辜

讒口數數亂匪降天生目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

國妒嫉之情不憚喪身北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

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

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

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

績織絀子無女工家貧無懂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

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

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

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

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妾勳常為奴婢惻惻

焦心事事腐腸訕訕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

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妾竟春炊弱又

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縑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

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

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効詞語百車劍戟在門

何服有讓百弩環舍何可矍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

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

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

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

不生不去此婦則寧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
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癘長疽自生禍殃行以
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
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
名之

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

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

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不求苟得常有

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

不槩於懷槩猶屑也貧而不衰賤而不恨

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修道德

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

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

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

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

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官孟書曰居室

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

心之所好哉觀其書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

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麗山下麗音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

子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舉孝廉

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

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

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

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

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戍已校尉城郭諸

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

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

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

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

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

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

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

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馮衍

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

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

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

馮衍自此以上皆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

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

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己光武屈而不
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
之人見行被黜
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

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體兼上才

榮徽下秩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下

列傳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申屠剛

鮑永 郅惲

昱文泉

壽伯孝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

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

黯之為人

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

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仕郡功曹平帝時

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

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

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任官見前書

及舉賢

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

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

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在反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

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

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

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

縣敢諫之鼓

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導寡人

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

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擁塞也

臣聞成王幼少

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

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

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

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

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緇縠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緇縠即位

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

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

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

無罪父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

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

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

不為怨茲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

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

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

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

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

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

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禮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

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

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

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

謀反發覺禹嘗斬毋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

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

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

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

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

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

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

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

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攻犯京

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官寺出囚徒也

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

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

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

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

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

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

右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

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

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六冗職散

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

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

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

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義其罷歸

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

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

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

聖德舉義兵龍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

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

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醜人

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嫌

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

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

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

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

烈士傳曰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

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

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

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

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誦其冢作三

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河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

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換

夫未至

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

為鄉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

廊殿下屋也廟

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動軍發眾又不深料今

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

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

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

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從不

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

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

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

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

為止軻謂以頭止車輪也王巡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內外羣

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

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

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

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

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

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

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

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十乘人

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

而永即去之

去音丘 呂反

初為郡功曹莽以宣

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

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

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

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

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

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

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 面土與之燾以黃土直以白茅使歸立社

也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

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

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

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

匈當

以韋為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

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

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

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

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 今汾州孝義縣也

永雖為將率而車服

為道路所識

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

加不考誤也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

持節徵永

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

東觀記曰封大伯所

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

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

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

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

人詣河內

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帝見永問曰卿眾所

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

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

幸希也帝曰卿言

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

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

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

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

大喜

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

賜永洛陽商

里宅

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

人所居故曰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

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

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
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
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
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
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
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
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
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
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

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

以吏人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

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御也示誅疆橫

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

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盛貴重永以事劾

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歆喪還入夏戒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

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
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歆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
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步
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

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

也加怒

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

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

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

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

東北南北為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

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

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

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

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

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

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

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劾諸郡守多

下獄永至城臯詔書逆拜為兗州牧便道

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為兗州

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

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

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

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

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直方

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

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

有智略乃就謁諸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

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

路開通內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

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

娶令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職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

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

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

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

諸將不言姓九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

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

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

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

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

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

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

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

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

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

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

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

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

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

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

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護

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

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

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

令息過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七

人訟也

餘之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

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

為神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

橫學

又作

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

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

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

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

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

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

至卒於家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

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章音與古姑同

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邳音之日反年十二失

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

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陸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歷數王

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

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孔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

州故為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

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七力時左隊大夫

遠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遠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遠秦邑也其大

夫氏焉憚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

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銜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

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

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為吏憚

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

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

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

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憚

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書夜馳驅足腫蹠盤裂裳裹足鵠立秦庭盤音疾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

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

也北舍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

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顯表

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也

也也

歷久長孔為赤制

言孔立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

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

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

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

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轉

禍為福

上天垂戒謂鎮歲災惑並在漢分也

劉氏享天永命陛

下順節盛衰

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

則取之盛則還之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

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

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者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堯舜盛德

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

陛下何貪非天顯

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

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

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

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

病恍忽不覺所言憚乃瞋目詈曰所陳皆

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八會赦

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

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

建武

二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

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

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

人於尼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

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

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

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

之死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

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躬號也旅眾也如林言眾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

林會於牧野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

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

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

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

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

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

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

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

叔父為鄉里盛
氏一時所害也

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

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

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亡吾手而不憂也

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
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

為子手刃仇人更
不須心懷憂也

子張但目擊而已

目擊謂熟視
之也莊子曰

目擊而
道存也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

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

令應之遲

縣令不欲其自首詣
獄故應對之緩也

惲曰為友報讎

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

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

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

出敢以死明心

惲若不出欲自
刺以明心也

惲得此乃出

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

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

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

繇姓谷繇之
後繇音遙

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權破姦

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

于朝太守敢嘉厥休牛酒養得主簿讀

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惓於下坐愀然前曰

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

觥音古橫反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搆姦

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

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

惓敢再拜奉觥歎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

掾鄭劭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

也可無受觥哉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劭

奉觥遂受罰也惓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

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乃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

甚也任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或惓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惓自責不忠故豺

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顯

也又對眾顯言罪莫重焉請收惓延以明好

惡歎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讌而罷惓

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劭素與惓厚見其

言忤歛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

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歛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

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

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

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

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

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不孟子曰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見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

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

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趨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惲隱之心仁之

端也善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

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也君者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

以牛酒賞繇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

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歛果復召

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

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

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

之子從我為伊呂也將為巢許而父老堯

舜乎若為巢父許由則以也堯曰吾足矣初從

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謂來

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

嵩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今幸得全軀樹

類樹謂還奉清墓盡學問道敬汝南人

不離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

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

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

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脩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

致甘露此清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

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艾為坐以荷薦肉飯

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憚遂

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帝嘗出備車駕夜還憚拒關不

開帝令北頭門也者見面於門閒憚曰火明遼遠

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明

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

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陞

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

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

奏賜布百匹與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尉屬

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

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

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

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

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怒已

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

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

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

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孰因出之終身不取女共六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

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下妾春秋之義母

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

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
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
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旬
匱柩上以鬻才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

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

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

又免

歸避地教授

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

六死入見揮稱仲健憚怒以所杖鐵著書八篇以

病卒子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

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故

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

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

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

近土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

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

王罪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

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

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

兆尹郡多疆豪故暴不禁三輔之間壽在

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
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
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
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
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
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
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
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
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
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
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
敢諫之幡解已見
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
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
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
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
書僕射邳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
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擊獄考

為大不敬臣里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

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

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八爭可

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

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人之諾

以昌少紉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

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也直賊

蕩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

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信於君子有

言謂之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

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

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

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敢謬豫機密言所

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禹死

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未行

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

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申屠對策到恒上書

笑謂初凶後吉也

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九





原件短缺

卷30-卷引

